



07701



影舊鈔卷子
原本玉篇零

卷

古逸叢書之十一

遵義黎
氏校刊

寶勝院

楚辭後語目錄

卷一

成相一

易水歌三

垓下帳中歌五

鴻鵠歌七

弔屈原賦八

瓠子歌十

烏孫公主歌十二

弔二世賦十四

反離騷十六

絕命詞十七

倦詩二

越人歌四

大風歌六

服賦九

秋風辭十一

長門賦十三

自悼賦十五

思玄賦十八

卷四

悲憤詩十九

登樓賦

鳴皋歌

山中人

魚山迎送神

復志賦

別知賦

弔田橫

琴操

招海賈

閔生賦

胡笳二十

歸去來辭

引極

望終南

日晚

閔己賦

訟風伯

享羅池

懲咎賦

夢歸賦

卷五

弔屈原

弔萇弘

弔樂毅

乞巧文

憎王孫

幽懷

書山石

寄蔡氏女

服胡麻賦

毀壁

秋風三疊

鞠歌

擬招

卷六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真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及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浴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

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
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二云亦屠兒
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
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
之矣至於楊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
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
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
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
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
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
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取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
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
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
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
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目錄終

歲在癸卯孟春
高日新宅新刊

楚辭後語卷第一

成相第一

德義勸

善事

成相者楚蘭陵令荀卿子之所作也荀卿趙人
 名况學於孔氏門人馭臂子弓者尤邃於禮著
 書數萬言少遊學於齊歷威宣至襄王時三為
 稷下祭酒後以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春申君死荀卿亦廢遂家蘭陵而終焉此篇在
 漢志號成相雜辭凡三章雜陳古今治亂興亡
 之効託聲詩以風時君若將以為工師之誦旅
 賁之規者其尊主愛民之意亦深切矣相者助
 也舉重勸力之歌史所謂五段大夫死而春者
 不相并是也卿非屈原之徒故劉向王逸不錄
 其篇今以其詞亦託於楚而作又頗有補於治
 道故錄以附焉然黃歇亂人卿乃以為託身行
 道之所則已誤矣卿學要為不醇粹其言精神
 相反為聖人意乃近於黃老而復後王君論五
 者或頗出入申商間此其所以傳不壹再而為
 督責坑焚之禍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謹
 哉可不謹哉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
 相何俛俛相並息亮反上叶平聲蕭詩規反俛丑羊反。相
 助也成相助力之歌也蕭壞也督照目者瞽者無
 目故必使人助之亦謂之相請布其甚慎聖人愚而自專事
 不可無也俛俛狂惑之兒

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讀讀惟順人叶音兒

反其施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

禍過叶音規義叶平聲禍叶許規反。論論其罪而治之也言

謂罷國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

主勢移罷讀作疲比必聲及遠近皆去聲。疲讀弱不任事

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

內實賢叶湖鄰反。賢謂賢臣也。主之孽讒人達賢能

遁逃國乃蹙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蹙讀也蹙蹙

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能叶奴來及臺下本有刪字以論

宋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善之封之於

宋立其祖然叶去聲野叶上聲反鄉讀作向下叶音戶。易

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剗箕子累武王誅

之呂尚招麾救民懷刻音枯累平聲與線同懷胡威反。

強配五伯六卿施音吳大夫伍負字也諫夫差不聽為所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會二紂春

申道綴基畢輪惡去声綴讀作輟。逆拒斥逐天儒不使

於柳下溢曰惠為士師三見細春申楚相黃歇封為春申君綴

止也畢尺也輪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政治基業終傾

接委也請救基賢者思竟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

險傾側此之疑彼與說同。救治也言賢者必常見思雖久

後已得行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

治不由者亂何疑為罷音伏戲古帝王太昊氏始畫八卦

後王慎墨李惠百家之說誠不祥祥一作詳。後王當

為一王之法不必事事泥古也慎慎到墨墨翟

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詰

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執直而用袿必參

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糲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

墨術行行與則賢良窮困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

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直治之志後

執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

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好去声。好而不

子弟上以事祖考佼音較。老休息也為治當日成相

謂反覆不離散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

不難散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

子弟上以事祖考佼音較。老休息也為治當日成相

通拘謂段丘乞陳也穰穰魯大夫名獲居

止也畢尺也輪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政治基業終傾

接委也請救基賢者思竟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

險傾側此之疑彼與說同。救治也言賢者必常見思雖久

後已得行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

治不由者亂何疑為罷音伏戲古帝王太昊氏始畫八卦

後王慎墨李惠百家之說誠不祥祥一作詳。後王當

為一王之法不必事事泥古也慎慎到墨墨翟

音吉形當作刑。復一歸於一理也心如結言堅固不解

也貳之不一也棄之不由也如此之人皆當以刑詰之也

天章言聖人則心平如水無往而非一矣袿引也未詳

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糲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

墨術行者與則賢良窮困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

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

執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

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好去声。好而不

子弟上以事祖考佼音較。老休息也為治當日

成相

謂反覆不離散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

不難散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

竭辭不覲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首

右一章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

利行顯明謙叶平声卷音奉明叶音芒二道亦不受也堯讓天子

堯讓賢以為民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

等明君臣賢叶音形為去声。為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堯授能舜遇時尚

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過世孰知之能叶音

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

而立萬物備德叶音常辭叶音以妻去声大人哉舜四字為堯之天下而不辭授受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賢不失

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下叶音尸得當作德序

禹亦以天下之故也不避仇謂舜與禹予並叶上声。舜之授

不阿親則不私其子惟賢者則予之也禹勞心力堯有德

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剛畝任之天下身休息畝與

乃舜事此設也書得后稷五穀殖彥為樂正鳥獸服契

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稷稼穡契事並見尚書禹有功

抑下鴻辟除民害遂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者疏三

江辟與闢同其音恭。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即洪水也。流共工決九河通三江並見尚書但流共工亦舜事今以

亦未詳其名也禹溥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

益臯陶橫革直成為輔傳一作傳皆讀為敷。溥土見尚

書臯革直成未詳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

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明叶音芒。玄王者契本以母

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追号之

曰砥柱也。商簡亡也。十四世見史記。云天乙湯論舉當身

讓千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墓必張當叶平聲牟或作務

能行古聖賢之事故基業張大也。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

治隱謹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改爲先此即有

脫誤患難哉改爲先此即有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

知更何竟時更改也。謂改輸也。屬上小句。句竟時言前車之

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字非是。下叶音戶。

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

惡正直比必辨反。惡上音正是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

道途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無故途叶去聲。郵一作尤

進反覆言語生詐態後發聲常作恚恨人之能不如備爭

寵嫉賢利惡忌妬功毀賢下飲黨與上蔽匿如當作

厲王流于羗父音甫。難去聲。主蔽匿則賢人不得盡忠。於

人獨不遇時當亂世幽厲王孫幽王也。淫昏暴虐。欲哀

對言不從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劉而獨鹿棄

一本豈下有獨字非是。正直是惡則心無尺度不知長短所

向無非打碎之途矣。豈可尤責他人而自以爲美乎。蓋凡事之

得失必有其故當自省也。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多

如計反。言人之詐態上若不知爲俗則下已蔽蔽匿上蔽也

利惡心謂以惡忌賢者爲己利也。飲聚者爲己聚。聚與匿上蔽也

矣。上壅蔽失輔執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

之江說獨鹿一作屬錄上之欲反下力朱反江叶音工。東
識也。然對以識恐言不從而遇禍如子胥也。獨鹿望鹿小吾也。
名吳王以賜子胥使自剄也。二說未知孰是。然作獨鹿觀往
即以當作而作屬錄即而當作以竊謂依本文者近是。
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音計

音志

右二章

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宜平
正國乃昌明叶音亡。論為君之道有五其簡約明白謂臣
五也。利也。君法明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

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
爵服利往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服叶蒲比反印宜亮

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君
法儀禁不為莫不說教名不移修之者榮離之者辱

孰它師明叶音亡。君法所以明在言無常不二也。能
自相當有乎。又言君者民之法儀當自禁止不為惡。則正已
則民自淪王之教而善名不後也。孰敢以它為師言皆歸王道

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請牧祺明有基主好論議必
善謀五聽循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請

參伍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稱尺

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中矣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

鐵與與同門叶音民分叶孚中反謀叶音藥請當作情。稱謂

後漢

十一

輕矣禍亦罪也祺吉也又言請放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
基業五聽見周禮惟頌謂修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也
王自執持此道不使雜歸於下矣參伍循錯雜也又言或往參
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其實刑言猶研不使愾也幽隱皆
通則民不誅為失

○言有節稽其實信誕以分賞罰必下言
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節叶音即。節謂法吏欲使民言
有法度不欺詐在稽考其事實也

○上通利隱遠至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吏敬
法令莫敢恣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所觀之
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此已上君論有五之事

也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致滑下不私請各以
宜舍巧拙鉞與披同滑與汙同音滑以下疑脫所字。五論
披汙亂者矣羣下執敢私請不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思

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言臣下但當謹守
法度而君制其變

後世皆得守之斷公察而善思之則其論不亂而天下

後世皆得守之成法律之條貫也或疑思當作惡

右三章

俛詩第二

俛詩者荀卿子之所作也或曰荀卿既為蘭陵
令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有
天下今荀子賢而君借以百里之勢臣為君危
之春申君乃謝荀子荀子去之趙人又說春申
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
入齊魯弱而齊強賢者所在其君未嘗不尊榮
也今荀子天下賢士君何為謝之春申君又使
人請荀子荀子不還而遺之賦蓋即此俛詩也
然此其說又與前異未知其果孰是云

天下不治請陳偃詩治叶平声他與說同。天地易位

四時易鄉列星墮墜旦暮晦首幽闇登昭日月下藏

招或作照音注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

無私罪人懲革二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

教暴擅強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螻蛄鳴棄為

鳳皇比干見劔孔子拘臣漢叶音黃懲與敵同英叶補芒

央蟻刃知反聲音優疑音與螭解胎反象工竟反。反見從橫

堵反見謂為從橫及獲之人也愛猶食也竊取公家之利以為

已有而反得華至以君也戒也華甲也一則也言無殺心而

治有罪之人乃反恐為所讎害而常為兵革以倫之也特將声

麗蟻螭也鳴與見惜善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

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

下之晦盲也明盲皆叶音芒行叶武韻反。揚偃曰郁郁有

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皆為拂乎其遇時之

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聖人共手時幾將

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志也復則所憂無窮賴盛衰消息循環代至未有千歲而不反者

此周古今之常理也弟子勉學以俟用耳天道神明貴然

志此世者哉況今之時衰札已極雖有聖人亦拱手而不能有

為蓋物極必反時運與愚以疑願聞反辭此為子弟勉

之謂其亦將不久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李之訓而請問

日詞愚為其自稱也蓋曰聖人拱手則天下果已不可為矣而

以時幾將矣則是我以疑而使我不然不能已也故願聞其所

使我無所疑也其小歌也九章亦有少歌念彼遠方何其

塞矣仁人誄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般矣塞字音義

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媿子奢莫之嫌

也媢母刀父是之喜也媢音旋媢音讀喜許既反。媢赤玉

歌首末詳或恐是塞字也般音盤叶蒲典反一作般九

歌首章服亦作般蓋通用也。從錦裕也般樂也

孫美玉布鐘不異言措粗不同而不能辨也問嫩子奢古之美女也或曰奢當作都然則乃謂男子也嫌母已見九章刀父未詳

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

天曷維其同

言長亂之極人懷私意乖異及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爲而可使之同乎同則舍乎天下之公是抹善惡皆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此明天意悔禍則禍禍爲福撥亂反正不足爲難以解弟子之惑也或曰取虞漢之辛章曰瞻仰昊天曷惠其臨其臨此或用以其語則雖當作惠而又意愈明白矣

易水歌第三

易水歌者燕刺客荆軻之所作也燕太子丹患秦攻伐諸侯無已時使荆軻奉督亢之圖樊於期之首入秦刺秦王將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

泫泣又前而歌復爲羽聲怆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夫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淺謀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使聖賢復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也且余於此又特以其詞之悲壯激烈非楚而楚有足觀者於是錄之它固不遑深論云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越人歌第四

越人歌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於新波之中榜柑越人擁棹而歌此詞其義鄙褻不足言特以

其自越而楚不學而得其餘韻且於周太師六詩之所謂興者亦有契焉知聲詩之體古今共貫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爲者是以不得以其遠且賤而遺之也

今夕何夕兮牽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欲君兮君不知

垓下帳中之歌第五

垓下帳中歌者西楚霸王項羽之所作也漢王大會諸侯以伐楚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

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騅白騅羽迺悲歌慨自爲歌詩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漢追及之羽遂自剄羽固楚人而其詞怆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是以著之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爲強不義者之深戒云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大風歌第六

大風歌者漢太祖高皇帝之所作也上破黥布於會稽上工外下丈瑞反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筑音竹狀似琴而大頭細頸安弦以竹擊之故名爲筑自歌令兒皆歌習之上乃起舞愴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寬莫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此其歌正楚聲也亦名三侯之章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美哉乎其言之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爲二代之王其以

是夫然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者也嗚呼雄哉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鴻鵠歌第七

鴻鵠歌者漢高帝之所作也初呂后起閭閻佐帝定天下既老而踈太子盈又柔弱而戚夫人有寵於上上以其子趙王如意爲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呂后恐不知所爲問計於留侯留侯爲畫計使太子卑詞厚禮招隱士四人以爲客後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有餘須

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廼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數闕戚夫人歔歔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云余嘗怪留侯明炳幾先筭無遺策而其爲此則不唯不暇爲高祖愛

子計亦不復爲漢家社稷計矣抑高祖之歌詞如此而其言曰呂氏真廼主矣此又豈專以太子柔弱之故而爲是舉哉一念之差基怨造禍以至於此固無兩全之理矣留侯姑亦權其正且重者而存之以爲是甚不獲已之計非別有長策而故左之以就此也嗚呼向使高祖之心本不出於私愛則必能深以天下國家之大計爲已憂而蚤與張陳陵勃諸公謀之帷幄以定其論可則以怕易盈固爲兩得不可則姑仍其舊而屬大臣輔以誼庶幾呂氏悍矣之心亦無所激而將自平則後來之禍猶可以不至於若

是其列公既不然則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爲
滅劉者真可爲寒心也哉抑此詞卒章意象蕭
索亦非復王侯比矣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

海叶音喜。總謂飛而直

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施叶跡何反。

其矢曰矰也

楚辭後語卷第一

楚辭後語卷第二

弔屈原第八

服賦第九並見續離騷

瓠子之歌第十

瓠子歌者漢孝武帝之所作也帝既封禪乃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還自臨祭沈白馬玉璧
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實決河時東郡燒新柴少
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楗旱也楗竹塞水決口謂之石為之天子悼其功之不就為作歌詩二章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史記防作房後同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自此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矣歸來子曰先是帝封禪巡祭山川殫財極侈海內為之虛耗及為此歌乃閑然有顛神憂民惻怛之意云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兮慮殫為河史記浩作皓慮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

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拍冬日注云吾山疑謂東阿魚山也鉅野即禹貢之大野澤史記弗作沸弗鬱憂不辛也拍與

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史記正作延正道也馳騁也歸舊

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沛昔大反也神哉沛言神靈磅礴也又言不因封禪

則不知關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從濫不止兮愁吾人

外有此水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從濫不止兮愁吾人
漢書為我二字齧黍淨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維
作皇伯作公

水之細
維也

右一

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回兮迅流難史記回作洑塞長

筮兮湛美玉河伯許兮新不屬穿首筮與首交竹葉上短

為沈美玉即玉璧也厲之激反沈玉也

神神已見許但以前不厲建故死功也

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御與樂同止也東郭衛地言以

下淇國之竹笛側其反爭也變

石籥首重石立之以為籥也

秋風辭第十一

秋風辭者漢武帝之所作也帝幸河東祠后土

謙飲中流歡甚作此文中子曰秋風樂極而哀

來其悔心之萌乎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

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

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權歌權樂極兮哀精多少壯幾

時兮奈老何蘭素菊兮以興下句之詞與湘夫人及越人歌同法知此則知興之体矣

烏孫公主歌第十二

烏孫公主歌者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

細君為公主妻烏孫五昆莫為右夫人公主至

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

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如

此昆莫乃上書請使其孫尚公主詔許之公主
不聽亦上書言狀天子乃報使從其俗公主詞
極悲哀固可錄然并著其本末者亦以爲中國
結昏夷狄自取羞辱之戒云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
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音嗣也居常土思兮
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長門賦第十三

長門賦者司馬相如之所作也歸來子曰此諷
也非高唐洛神之比梁蕭統文選云漢武帝陳
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聞蜀郡司馬相如

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
求解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
得幸而漢書皇后及相如傳無奉金求賦復幸
事然此文古妙最近楚辭或者相如以自得罪
自爲文以諷非后求之不知叙者何從實此云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
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心
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
懷貞慤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
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君
不肯兮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

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滂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窳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閨閨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脇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王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羅羊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構櫃兮委參差以棟梁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耀兮燦爛燿

洋后語、

而成光致錯石之瓠璧兮象璫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跼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微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憎歎兮蹤履起而彷徨投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僞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床擗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匿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傍惕寐覺以無見兮魂茫茫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

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漫漫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傷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哀二世賦第十四

哀二世賦者司馬相如之所作也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還過宜春宮宜春者本秦離宮閭樂殺胡亥之地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詞如此蓋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詞大人之於遠遊其漁獵又甚甚然亦終歸於諛也特此二篇爲有諷諫之意而此篇所爲作者正當時之商監尤當傾意極言以寤主聽顧乃依佞局促而不敢盡其詞焉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不然豈其將死而猶以封禪爲言哉

登陂陲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隄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篔簹兮通谷禔乎紛紛反曲岸頓也與齊同差叶切歌反篔簹深通兒滿呼於反篔呼含反大開兒汨泐輒以求逝兮注乎臯之廣衍觀衆樹之翫愛兮覽竹林之榛榛汨于筆反或音城或東馳土山兮北揭單水也地也翁鳥孔反發音愛除蔽兒探測中反盛兒叶韻未詳恐有棧音

石灑弭節容與兮歷乎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
指上例反袞衣而涉也石而灑水曰灑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烏乎操行之不得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操七到反

自悼賦第十五

自悼賦者漢孝成班婕妤之所作也班氏世以儒學顯婕妤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召欲與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輦反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詩謂周禮

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賦成之書也後趙飛燕娣弟自微賤興婕

妤稀復進見飛燕遂譖婕妤祝詛主上考問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事遂釋然婕妤恐久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共居朋友因作賦以自悼歸來子以為其詞甚古而侵尋於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其情雖出於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終不過於慘傷又其德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則論者有不及也嗚呼賢哉柏舟綠衣見錄於經其詞義之

美殆不過此云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

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

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何音質任也負也東列也增成後宮也

也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紆息

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

悲晨婦之作戒兮哀寢闈之為郵美皇英之女虞兮

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榮字

累字男也言懼而增累常息也難与禍同袪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結其帶而戒之故言自思也嚴難見尚書曰北離之辰惟

問關助詩所謂監妻亦指褒姒也御過也皇娥皇英女英用九

母姒太姒武王母也郵周昔叶時讀讀舍息也

懼兮閔番華之不滋痛陽祿與祐館兮仍襍祿而離

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陽祿祐館二觀名使行嘗就產

求並叶盛讀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晡莫而昧幽猶被

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于東宮兮託

長信之末流共洒掃於帷幄兮求終死以為期願歸

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曉與暗同又為感及莫補作

見上流下共居容及酒音麗掃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

門閉兮禁闈高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

廣室陰兮帷殿暗房櫳虛兮風冷冷感帷裳兮發紅

羅紛綵綵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

為榮應門正門也術短附也俯視

兮舟擘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舟擘亦地

也其音其後下飾也雲屋言其巖若屋也流謂綦韻

顏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

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

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

白華自古兮有之

羽觴見招鬼事受也休美也虞古郊同綠衣衛莊姜失位自傷之詩白華周出王申

后披廢所作

反離騷第十六

反離騷者漢給事黃門郎新莽諸吏中散大夫

楊雄之所作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之作

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

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

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

湛身哉

湛讀沈

迺作書往往據離騷文而反之自

崦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云始雄好學博覽恬

於勢利仕漢三世不徙官然王莽爲安漢公時

雄作法言已稱其美比於伊尹周公及莽篡漢

竊帝號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又放

相如封禪文獻劇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書天

祿閣上會劉尋等以作符命爲莽所誅辭連及

雄使者來欲收之雄恐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先是雄作解嘲有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

寞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爲之語曰爰清靜

作符命唯寂寞自投閣雄因病免既復召爲大夫竟死莽朝其出處大致本末如此豈其所謂龍蛇者邪然則雄固爲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離騷之讒賊矣他尚何說哉

有周氏之嬋媯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僑兮

流于末之揚侯嬋媯連也媯於連反鼻始也汾隅揚邑也

江潭而泔記兮欽卑楚之湘纍淑善也去汾隅從速山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渙忍兮

暗纍以其續紛軌路也辟讀爲關開也紛難也渙吐也與反漢

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

后土之方貞十世數高祖呂右至成帝也招搖斗杓星也周

衡兮履攬槍以爲綦圖按其綦圖也鈞規也矩方也衡平

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管籥貧媯娃之珍髮兮

鬻九戎而索賴壯積也肆放也籥音械俠也言其文詞放肆

翔於蓬階兮宜駕鶴之能捷騁驕駟以曲韉兮驢騾

連蹇而齊足蓬階蓬萊之階也駕音加駕鶴鳥名也捷及也

無異足枳棘之榛榛兮暖貌擬而不敢下靈脩既信

叶音接

叶音接

叶音接

叶音接

叶音接

叶音接

叶音接

叶音接

叶音接

叶音接

極蘭之嗟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蘇音燕又土巾反

容之朱裳兮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襲而幽之離兮其

兮相能以麗佳知衆媻之嫉妒兮何必賜纍之鬢眉

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為美也英待也龍以潛居待雲

凝霜兮慶矣頽而喪榮英香草名百榮夏而重霜言不橫

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倉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

折衷乎重華走音奏趣也吾古語同舒中情之煩或兮

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

許賜後見九章言屈原欲自投江以陵素波辭必不許之也洪

斯言得精瓊藥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

自墮兮恐日薄於西山沙此又譏原欲餐玉以延年而欲覆

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此言其去之遠也卷薜

芷與若惠兮臨湘淵而投之楫申椒與蘭桂兮赴江

湖而渥之若杜若惠即蕙也此言原之赴水是弁与其芳潔

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臯見騷經疊既天傳說兮

見騷經

見騷經

見騷經

見騷經

見騷經

見騷經

見騷經

見騷經

見騷經

見騷經

見騷經

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鸚鵡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

平古攀字言就慕傳說何不自信其言而遽去欲以鸚鵡之
芳將為憂而不慮及先百草以就死也餘音義亦見騷經然

初曩棄彼處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

揮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

雲蜺之旖旎兮瑋崑侖以穆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

必云女彼高上亦見騷經但高上无女本言高上无美女可

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

有雖增歎以於邑兮吾恐靈脩之不彙改

叶音巴言楚

王必不為屈原而改也孟子曰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

故去置子所欲哉聖賢之心如此原雖未及而其拳拳於宗國

尤見臣子之至情豈忍逆料其君之不可諫而先自已哉此等

義理雖皆不足以及知之惟有偷生惜死一路則見之明而行之

勤耳以此識原是以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

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

兒孔子異姓來

而子去可歸也但政局耳未有危亡之虞也可去溷漁父之餽

鬻兮絮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躋彭咸之所

遺蘅父事音義見本篇由許由聃老聃躡躡也之亦反許由事

當堯堯之問身无讒賊之禍与堯事亦不相似也老聃之季私

於為我而无君臣之義亦雄所知至此乃以為言亦其貪生惜

死之心勝是以弱

焉而不自知耳

丹陽洪興祖曰揚雄所以議屈原者如此而班固

亦譏其露才揚己顏之推又病其顯暴君過愚嘗

折衷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

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汜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勵審矣或又曰審武子邦無道則愚而仲山甫明哲以保其身今原乃用智於無道之邦以虧明哲保身之義亦何足爲賢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

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以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土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隣此

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迹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爲忠清絜白固無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畧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

必有可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
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
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
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
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乎聖賢之
桀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
說哉且凡洪氏所以爲辨者三其一以爲忠臣
之行發其心之所不得已者而不暇顧世俗之
毀譽則幾矣其一引仲山甫審武子事而不論
其所遭之時所處之位有不同者則踈矣其一
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師者皆以諫而
見殺見囚耳非故揄生以赴死如原之所爲也
蓋原之所爲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死
者所可及洪之所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
固之推之徒所可比余是以取而附之反騷之

篇

楚辭後語卷第三

絕命詞第十七

絕命詞者漢息夫躬之所作也躬以變告東平王雲祠祭祝詛事拜官封侯而雲坐誅死後又數上疏論事語皆險譎竟以罪繫詔獄仰天大呼絕咽而死躬以利口作姦死不償責而此詞乃以發忠忘身號于上帝甚矣其欺天也特以其詞高古似賈誼故錄之而備其本末如此又以見文人無行之不足貴云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決鬱盛兒厲疾飛也鸞神鳥也徘徊不得其所也增若浮焱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

棲兮炎發必逆反棧仕中反增大射矢也發疾風也機謂觸其機牙也棧聚盛兒發忠亡身自

繞罔兮宛頸折翼庸得往兮罔與網同宛屈也痛涕何也此上皆以鸞自喻也

泣流兮雀蘭心結惛兮傷肝雀首拍滑音骨雀蘭工下闌干也結惛亂也虹蜺

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開曜護日之氣也孽虹痛入天兮

嗚嗚冤際絕兮誰語嗚嗚助反秋風為我唳浮雲為我陰嗚字古嗟

上帝兮我察嗚呼秋風為我唳浮雲為我陰嗚字古嗟

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搯其須留叶音聞或云如游

曠迥兮及亡期雄失據兮世我思自言英雄失據後當為世所思也

思玄賦第十八

晁氏曰思玄賦者漢侍中張衡之所作也順帝引在韓攄諷諭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猶共危衡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隱伏幽微冀明延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云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
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求覲兮綿日月而不衰伊
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
繩墨而不跌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
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縞幽蘭之秋華兮又綴
之以江蘿美襲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旣姱麗
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
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辛二八之
濯虞兮喜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惘後辰而
無及何孤行之覺覺兮子不羣而介立感鸞鷲之特
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

真曰獲讎于羣弟兮啓金滕而乃信覽烝民之多僻
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已
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
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佔焦原而跟止庶
斯奉以周旋兮要旣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
規矩之圓方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
施而弗御兮羈嬰褻以服箱行跛僻而獲志兮循法
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
而苟容兮壁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
之所嘗龔盥恭之散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辦貞亮以
爲馨兮雜技藝以爲珩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

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
予兮鷓鴣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爲
霜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其比伉咨妒嫖之難並
方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
心猶與而狐疑兮即歧趾而摠情文君爲我端蒼兮
利飛遁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
女感於崇岳兮或永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
云路之不平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峽崢懼筮
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
意之不逞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鷓鴣競
於貪登兮我脩絮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

後後詩

而後寧占旣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傲裝旦余沐於
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滾兮咀石菌之
流英翹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
野兮問三仁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
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州而採芝
兮聊且樂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
翁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發昔夢於木末兮
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集
群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
重華乎南隣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儷處彼湘瀨流目
瀨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

陵以孤寬愁蔚蔚以慕遠兮越邛州而愉教躋日中
于昆吾兮越炎天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注汙
而涌瀉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呂其難聊體羈旅而
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
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纒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
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
魚聞此國之干城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
兮從葦收而遂徂歎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
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
逗華陰之過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會
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伴而延伫咽河林之萋萋兮偉
關雎之戒女黃靈啓而訪命兮摻天道其焉如曰近
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速昧其難覆兮疇克
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兮殪
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
其不晰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
漢廷兮卒銜恤而絕緒尉厖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邁武董弱冠以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
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
主文斷袂而忌伯兮闔謁賊而寧后通人闇於好惡
兮豈愛惑之能剖羸攜識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慎竈顯於言天兮

占水火而妄諱梁叟患夫黎上兮丁厥子而事刃親
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綿攀以倖已兮思
百憂以自疚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恭忱而佑仁湯蠲
體以禱祈兮蒙庇禡以拯人景三慮以營國兮榮惑
次於他辰魏顥亮以從理兮鬼充回以蔽秦咎繇邁
而種德兮樹德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
而已毓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蓋遠迹以
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塊傲憫而
無倚偏區中之隘陋兮將比度而宣遊行積水之礎
礎兮清泉洄而不流寒風淒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
騷兮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

卷後補之

五

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歎而增愁
怨高陽之相寓兮曲顛頊而宅幽庸織絡於四裔兮
斯與彼其何寥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緹乎不周迅
颼瀟其騰我兮驚翩飄而不禁矧谿壩之洞穴兮標
通淵之琳琳經重陰乎寂寥兮懸墳羊之潛深追荒
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右密之閭野兮不識
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暇嵒谿
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蓋玉芝
以療飢戴勝怒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載太華之
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嫫眼而
娥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

笑兮頰的礪以遺光獻環珉與瓊縞兮申厥好以立
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
兮並誅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鳴鶴交
頸鳴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
多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
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
登閼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爲牀屑璫紫以爲糝兮
輒白水以爲漿抨巫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滋
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既垂穎而顧本兮爾
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
察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
燿其照夜雲師黶以交集兮溲雨沛其灑塗轆瑠輿
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
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劔揭以低昂冠罽罽其
映羞兮佩紉纏以輝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據而
超驪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撫軫軹而還
睨兮心勺藥其如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
忘左青瑯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
兮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泆忍而爲清
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嬰嬰豐滌清霄而升遐兮
浮蔑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
帝闈使闢扉兮覲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

洩洩以彤彤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
逸之無數兮懼樂往而哀來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
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靜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
之肅肅兮集大微之閭闈命王良掌策馬兮踰高閣
之鏘鏘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鬱威弧之
撥刺兮射嶠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
磅礴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
以低回剗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適皇偃蹇天矯
嫺以連卷兮雜沓叢穎颯以方驤馘汨颯戾沛以罔
象兮爛熳麗靡顙以迭湯凌鸞雷之旣盪兮弄狂電
之滂裔踰龐頰於宥寘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

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舊鄉之
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魂眷眷而屢
顧兮馬倚鞞而徘徊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
懷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颺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
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
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滄放之遐心脩初服之
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
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
罟兮歐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欽盞共夙昔而不貳
音嘉魯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盞共夙昔而不貳
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愆兮懼余身之

未救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愆默無爲以
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
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
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
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
不飛松喬高躋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回志竭來
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悲憤詩第十九

品氏曰悲憤詩者漢中郎蔡邕女珍之所作也珍嫁爲衛仲道
妻禮甚爲胡朝所禮沒於南匈奴左賢王者十二年爲生二子
曹芳表善器稱其無後以金璧重賂贖之而重歸於董祀珍自
謂失節而不能忘其二子爲作此詩

嗟薄枯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

辭後篇三

關陞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
悲歎寔當寢兮不能安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
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
兮遠陽精陰氣變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
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塊離兮狀窮停歲
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
登朝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驕月星北風厲兮肅泠
冷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
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凶憤盈欲舒氣兮
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盍臨長路
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嘯失毅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

我兮走檠熒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
恒絕兮死復生

胡笳第二十

胡笳者蔡琰之所作也東漢文士有意於騷者
多矣不錄而獨取此者以爲雖不規規於楚語
而其哀怨發中不能自己之言要爲賢於不病
而呻吟者也范史乃棄不錄而獨載其悲憤二
詩二詩詞意淺促非此詞比眉山蘇公已辯其
妄矣蔚宗文下固有不登歸來子祖屈而宗蘇
亦未聞此何邪琰失身胡虜不能死義固無可
言然猶能知其可耻則與揚雄反騷之意又有

間矣今錄此詞非怨琰也亦以甚雄之惡云爾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
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
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義節
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
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
歸路遐疾風千里兮風揚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
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絕志摧心折兮
自悲嗟

越漢國兮入胡城仁家失身兮不如無生羶裘爲裳

兮骨肉震驚鴉鵲爲味兮枉道我情鞞鼓喧兮從夜
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令感昔兮三拍成銜悲
畜恨兮何時平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靈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
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
兮身難處嗜慾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多難
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鴈南征兮欲寄邊聲鴈北歸兮爲得漢音鴈飛高兮
邈難尋空斷腸兮思悄悄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
冷冷兮意彌深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飢對肉酪兮不能食夜聞隴水

兮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漫思往日兮行李難
六拍悲來兮欲罷彈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
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
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
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事處
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
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茲八拍兮擬俳優何知曲
成兮心轉愁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

白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
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拍懷情
兮誰與傳

城南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
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
將咽一生辛苦兮緣別離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
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戎壘胡
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閔之念之兮
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兮徹心髓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

後漢書

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懼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
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
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誰具陳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
迎我兮四牡駢駢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
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
一速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十有三拍兮絃

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身歸國兮兒莫知隨心懸懸兮長如飢四時萬物兮
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
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

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膈兮誰識曲處穹廡兮偶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仰頭兮誰蒼蒼胡爲生我兮獨罹此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脩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草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飢脛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絕兮淚闌干

胡笳本自出胡中綠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

楚辭後語卷第四

登樓賦第二十一

登樓賦者魏侍中王粲之所作也歸來子曰粲詩有古風登樓之作去楚詞遠又不及漢然猶過曹植潘岳陸機愁詠閑居懷舊衆作蓋魏之賦極此矣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颯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土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馮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以脩迥兮川旣溱而濟深悲舊鄉之擁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鐘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乎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漆之莫食步淒慘其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惻怛而愴惻循階除而降兮氣交憤於曾臆夜參半

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歸去來辭第二十二

歸去來辭者晉處士陶潛淵明之所作也潛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嘗爲彭澤令督郵行縣且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去作此詞以見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耽事二姓遂不復仕宋文帝時特徵不至卒謚靖節徵士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此篇且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而經亡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
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能復幾時曷不
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
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鳴臯歌第二十三

鳴臯歌者唐翰林供奉李白之所作也白天才
絕出尤長於詩而賦不能及魏晉獨此篇近楚
辭然歸來子猶以爲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
之者亦爲知言云

若有人兮思鳴臯阻積雲兮心煩勞洪河凌兢不可
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舳艫仙山之峻極兮聞天籟
之嘈嘈霜崖編皓以合沓兮若長風崩海湧滄溟之
波濤玄猿綠罷緜緜崑崙危柯振石駭膽慄鬼羣呼
而相號峯崢嶸以路絕挂星辰於巖壑送君之歸兮
動鳴臯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冷之池閣君不
行兮何待若返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羣英振大雅於
東洛市征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越嶮嶮盤白石兮
坐素月琴松風兮寂萬壑望不見兮心氤氳羅冥冥
兮霏紛紛水橫洞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
生風龍藏谿而吐雲寡鶴清唳飢鼃嘖呻塊獨處此
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

鄰蝦蟆嘲龍魚目混珍模母衣錦西施負薪若使巢
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蹙躄於風塵哭何
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却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
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
君兮相親

引極第二十四

引極者唐容管經略使元結之所作也歸來子
曰結性耿介有愛道閑俗之意天寶之亂或仕
或隱自謂與世聲牙故其見於文字者亦冲澹
而隱約譬古鍾磬不諧於里耳而詞義幽眇玩
之愴然若有塵外之趣云

天曠濛兮香泱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兮人不
測積清寥兮成元極微元靈且異思一見兮貌難致思
不從兮空自傷心怪勞兮意惶懷思假翼兮鸞皇乘
長風兮上狂揖元極兮本深實餐至和兮永終日

山中人第二十五

山中人者唐尚書右丞王維之所作也維以詩
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復幸
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
獨此篇與望終南迎送神爲勝云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羣龍兮滿朝君何爲
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行獨悅石上兮流

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
與叢兮如瓜虎賣杏兮收穀媿不才兮妨賢嫌既老
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山中入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管靡
白鷺忽兮翻飛君不可兮寒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
地兮不分樹掩曖兮氛氳徠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
夕陽見東臯兮遠村平蕪綠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望終南第二十六

望終南者王維之所作也

晚下兮紫微悵塵事兮多違駐駟馬兮籛樹望青山
兮不歸

魚山迎送神曲第二十七

魚山迎送神曲者王維之所作也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巫進紛屢舞
陳瑤席湛清醕風淒淒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
心兮苦復苦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
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
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滌滌

日晚歌第二十八

日晚歌者唐著作郎顧況之所作也况詩有集
然皆不及其見於韋應物詩集者之勝歸來子
錄其楚語三章以爲可與王維相上下予讀之

信然然其朝上清者有曰和爲舟兮靈爲馬因
乘之觴于瑤池之上兮三光羅列而在下則意
非維所能及然他語殊不近故不得取而獨采
此篇亦以爲氣雖淺短而意若差健云

日宵宵兮下山望佳人兮不還花落兮屋上草生兮
階間日日兮春風芳菲兮欲歇老不可兮更少君胡
爲兮輕別

復志賦第二十九

晁氏曰復志賦者唐文公韓愈之所作也其自叙云愈從
臘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限休于居作復
志賦以唐書考之臘西公蓋重晉也漢仲舒之後自廣川
徙隴西云初貞元十一年宣武李萬榮死李迺作亂鄧惟
恭縛迺以歸朝廷伏誅德宗詔晉節度使宣武軍始奏愈觀
察推官晉受命不召兵直造汴惟恭謀亂晉竟之權送京

師軍迺安愈叙稱明年則貞元十二年也蓋愈自傷
如李旣壯而弗復思復其志以晉知已欲去未可云

居悒悒之無解兮獨長思而求數豈朝食之不飽兮
寧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旣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當
歲行之未復兮從柏氏以南遷凌大江之驚波兮過
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嗟日
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
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
心偷前脩之逸迹兮超孤舉而幽尋旣識路又疾驅
兮孰知余力之不肖兮謂青紫其可拾自知者爲明兮
故吾之所以爲感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旣造夫京師

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
府兮羌衆人之所馳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
推全純愚以靖颯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
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驚乎書林兮夕翱翔乎藝苑
諒却步以圖前兮不浸迫而逾遠哀白日之不與吾
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兮豈不登名於一科兮曾不補
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排國門
而東出兮慨余行之舒舒時憑高以迴顧兮涕泣下
之交如矣洛師而悵望兮聊浮遊以躊躇假大龜以
視兆兮求幽貞之所廬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
名譽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爲乎凌之都小人之懷
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
而求芻伏門下之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時乘間以
獲進兮顏垂歡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
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嫉貪佞之洿
濁兮曰吾其既勞而後食懲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
之不可忘情怛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苟不內
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肆
志之揚揚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富貴之能當恐誓
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
之可望

閔已賦第三十

晁氏曰閱已職者轉愈之所作也愈去汴州依武孟張建封辟府推官以變直移後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時貞元十八年也憲宗則他始召為國子博士稍遷職方員外郎李藩事後為博士愈才高數黜官頗自傷其不遇故此賦云號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蓋思古人靜侯終之於無悶云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閱其曷已
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
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嘆其賢惡飲食乎陋巷
兮亦足以頽神而保年有至聖而為之依歸兮又何
不自得於艱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還
行舟楫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動祖先之所
貽兮勉汲汲於前脩之言雖舉足以蹈道兮哀與我
者為誰眾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
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
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惟否泰
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
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

別知賦第三十一

晁氏曰別知賦者韓愈之所作也愈論官市貶陽山之明年則歲癸未也時楊儀之為湖南支使以使來愈愛儀之以謂智足以造謀才足以正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又修之以詩書不藝之孝宜其從事於是府而流譽實於天朝也以此官州李博推舉實主謂非已以為臣臣表於斯而適夫人者比以送楊歸湖南序考之愈自謂知儀之故於其別為此賦不知與閱已孰先後而復志閱已愈自道也故以先別知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

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益安顯而獨裕顧厄窮而共愁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海取遇夫人之來使關公館而羅羞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群憂物何深而不鏡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輶山礧礧其相軋樹翁翁其相摻兩波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哀去此而無由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訟風伯第二十二

晁氏曰訟風伯者韓愈之所作也早以論時澤不下流風以此小入實爲此厲雲以媿君子欲施而不可得以夫爲此厲者問之也此楚辭也而近詩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寧寧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閱其光兮不鬪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醱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弔田橫文第三十三

晁氏曰弔田橫文者韓愈之所作也愈有大志不為世知故行標墓感其義高不能得士而取酒祭橫為文以弔之有傷時思古慨然有不可復見之慨然田橫安足道哉故其言曰非今世之所希就為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也又唐宰相如董道亦未足言而曹為州州織奏愈從事愈終始感遇詔林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已然度亦終不阿愈共天下事自古以文章擢世名世忌之率不得大柄雖有世名如世不知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令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鋌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違違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髮髯而來享

享羅池第三十四

晁氏曰享羅池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善柳宗元宗元為柳州刺史且死語其所常與遊者曰吾論於此與若等相好也明仕吾當死死而為神若寺祠我如期而祭為羅池神且能動於靈響愈傷宗元為銘以實其事自唐史臣未之夫神不可知孔子絕不語雖然此非銘羅池神之文也愈中宗元之文也

荔子丹芳蕉黃雜肴蔬芳進侯堂侯之舫芳兩旗度中流芳風泊之待侯不來芳不知我悲侯乘駒芳入廟慰我民芳不嘖以笑鵝之山芳柳之水桂樹團團芳白石齒齒侯朝出游芳暮來歸春與援吟芳秋鶴

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
杭徐充羨兮虵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忘其始自今
兮欽于世世

琴操第三十五

晁氏曰琴操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博學奇辭與百如
取諸室中物以其所涉博故能約而爲此也夫孔子於三
百篇皆發歌之操亦發歌之辭也其取與幽渺然而不言
最近雅騷雖騷本古詩之術者至漢而衍極故雖騷琴操
後詩賦同出而異名蓋衍優於約者約故去古不遠然則
後之欲爲騷騷者惟約猶近之十操取其四以近楚辭其
辭六首

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

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
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鬪兮無應龍求

龜山操孔子以季相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
而作

龜之氣兮不能雲兩龜之析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
祗以奄魯知將臙兮哀莫余伍周公有思兮嗟余歸
輔

拘幽操文王姜里作

目窈窕兮其凝其目且蕭蕭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
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罪
當誅兮天王聖明

殘形操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
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楚辭後語卷第四

楚辭後語卷第五

招海賈文第二十六

晁氏曰招海賈文者唐柳州刺史柳宗元之所作也昔屈原不遇於楚傍徨無所依從東雲騎龍鼓鼉入海以從已志而不可得也然念其國至是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也言賈尚不可為而又浮於海大伯鷗論義蓋取諸此也言賈尚不可為而又浮於海大伯鷗論八方易位魚龍神怪其禍不測舉與上黨軍易野出入無度而可樂哉上黨亦晉地宗元以謂嶠嶮冒利遠而不後不如已故御常產之樂亦以親世之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墮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滂渤君不返兮逝怳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越嶢嶢兮萬里一覩萃入泓坳

兮視天若畝奔躡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棧齟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又牙踔嶽崖蛇首猗鬣虎豹皮羣沒互出謹激嬉臭腥百里霧雨瀾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迥置滔危顛崩濤搜疏刻戈鋌君不返兮君沉顛其外大泊浮齋淪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竟賃號風雷巨

鼇領首仁山頽猖狂震號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推
咨海冀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
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踈厚土堅無虞岐路豚
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
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
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諛
袁鹽大治九鄉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
車道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咨海賈兮賈
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
何樂哉歸來兮壹君軀

懲答賦第三十七

晁氏曰懲答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貞元十九年宗元為監察御史虜行時年三十二矣王叔文韋執誦用事二人奇其才引納禁中與計議羅禮部貞外即欲大用之俄而叔文敗宗元與劉禹錫等七人俱貶而宗元為永州司馬元和十年乃徙柳州刺史以辛初宗元宗元為時地瘴疠間地感鬱一寓於文為雜駁數十篇懲答者柳志也其言曰苛錄樹之有德方蹈前烈而不嫌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懲答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汗以閔世
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
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驗步而遐游潔誠之既信直兮
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厓兮邀堯舜與之為師
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
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
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

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
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許
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
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
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
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
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惜乖期
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
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
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譴旣明懼乎
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磨

磨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法法飄風擊
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遭日霾曠以昧幽兮黜雲涌
而上屯暮屑窳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後衆鳥萃而
啾號兮泝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
之形魂攢鬣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
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繫焚以
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
酷兮不亟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
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
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
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繫而轍軻曩余志之脩騫兮

今何爲此矣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
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
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峩峩却
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
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頽死蠻
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
命之謂何

閔生賦第三十八

見氏曰閔生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雅善蕭楚在
江嶺間歸書言情云宗元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
在附會今天子定邪正海內皆欣々怡愉而僕與四五
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然居治平終身爲頑人之類
猶有少恥未能盡忘此蓋以叔文重爲罪人頑人謂已
取辱雖在困事當云爾者然悔厲極矣其曰閔吾生之
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自
以生之不幸喪志而爲此云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兮
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
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
默以待盡爲與世而斥繆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
棄辱兮驚駘以爲騁玄虬蹶泥兮畏避鼃鼃行不容
之崢嶸兮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搗以橫陸兮鷓鴣
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啓肆余目
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滢溢以不返兮蒼梧鬱
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真屈子之愴
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

艱列往則以考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崑而企踵
兮瞻故邦之殷麟山水浩以澈虧兮路蒼勃以揚氛
空廬頽而不理兮翳亡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
匪魘慰吾誰鄰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謦言孟軻
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希勇乎黜賞顧余質愚而齒減
兮宜觸禍以貼身知徒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
人噫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
南不盡夫衡山余凶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
壤汗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怕昏戲鳥鸛乎中庭兮
兼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
淵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鬪慮吾生之莫保
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
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
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第二十九

泉氏曰夢歸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既敗海其年
少氣銳不識世機以幽不還獲貽其所知許孟容書其
略云立身一則萬事瓦裂毀墓不掃宅三場王恐一日
死曠墜先緒意謂孟容少此者故作夢歸賦初言覽
故都喬木而悲中言仲尼欲居九夷老子腐戎以自釋
末云首亡焉號示終不忘其舊當世麟之然衆畏其才
不復云

惟攢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洩兮
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質
舒解以自恣兮息惜賢而愈微歛騰蹕而上浮兮俄

混濼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兮顯純白之霏霏上茫
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鈇余以往路兮
馭擬擬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
纏纏以驚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以瀾漫兮
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颯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
靈幽漠以澌汨兮進悵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
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
崩騰上下以惘惶兮聊按銜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
兮職鄉閭以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
兮垣廬不飾山嵒嵒以崑立兮水汨汨以漂激魂恍
恍若有亡兮涕浪浪以隕軼類隳黃之駢漫兮欲周
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擬兮心迴牙以壅塞鍾鼓
惶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曾鬱蒙其復體兮孰云
桎梏之不固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
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
流游乎曠野老耑道而適戎兮指溥茫以縱步蒙莊
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
國之爲慕首上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
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哀之莫能捨兮錐判析而
不悟列茲夢以往復兮極明昏而告勗

弔屈原文第四十

晁氏曰弔屈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沒賈誼過湘
初爲賦以弔原至楊雄亦爲文而頗反其辭自崑山投

諸江以弔之語敗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寶胤
棄雖則以義責原何以沉身一人者不同亦各從其志也
乃宗元得罪與昔人讎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異鄉
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
罪原始困而知悔若其辭題矣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
墮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明先
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
蟲薦壤兮進御羔裘牝雞咿嚶兮孤雄束味哇咬環
觀兮蒙耳大呂董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
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椽折火
烈兮嫉嫉笑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為咸池便媚鞠
憑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兮及寘瑱而遠違匿
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何先生之凜凜兮
厲鍼石而從之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
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兮夫世之議夫子兮曰
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
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轍兮
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
義矧先生之悃幅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孰
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
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
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雷電
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姪辭之曠朗兮世果以是之為

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
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旣內激兮抑衝忍而不長
芊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
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
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旣踰風之不可
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襄弘文第四十一

吳氏曰弔襄弘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襄弘字叔周靈
王之賢臣爲刘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刘文公與弘
欲城成周使告于晉魏獻子蒞政悅襄弘而与之合諸
侯于狄泉衛應溪曰襄弘其不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
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難周人殺襄弘莊周云襄
弘臆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蓋語其忠誠然也宗元哀
死故形云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
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化仇姦權蒙貨
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
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坳陟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
慮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
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禦狡兮恒就
制乎強國松栢之斬刈兮翁首欣植盜驪折足兮罷
駑抗臆鷙鳥之高翔兮孽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
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
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
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

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姑舍道以從世
兮焉用夫考古以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類幽而
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騏寥廓而殄絕竭馮雲以班
朔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
忽心返澗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
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
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俾貞臣與爲友
比干之以仁類兮縉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
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
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
與嗚呼哀哉兮敬弔忠甫

弔樂毅第四十一

昆氏曰弔樂毅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
羊蘇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怒齊未嘗一
日而忘報齊也延先禮郭隲而殺在委質焉以爲上將
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聞之殺畏謀逐西商趙以書遺
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而
知之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宗元傷毅之有功而
不見知而以說
慶也故弔云

大厦之蹇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
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
畏死疾走兮狂顧傍徨燕復爲齊兮東海洋洋嗟夫
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
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
之不能兮無以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誠

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
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踞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
之茫茫皆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乞巧文第四十三

果氏曰乞巧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傳曰周鼎鑄惟石而
使乞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子真教拋棄
者為精操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拋棄者羞之夫婦不能
操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也巧者五音獨聽其
巧原誠傷也流俗固執拙以為巧竟皆之不然者今皆
然矣甚之也柳宗元之作雖亦閏時并驚要歸諸厚然
拙字元愧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餽馨香蔬果交羅挿
竹垂綫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
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
與之巧驅去蹇拙手自開利組紆縫製將無滯於心
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
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社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
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
巧于天轆轉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
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儻于神夫于漢
之濱兩旗開張中星曜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
頒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
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
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龜

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爲狂局東
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
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
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竒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
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
所知扑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
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
叢已被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
百步喉喘顛汗睚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
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
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派焉直透所至
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普
於臣怕使玷黜脊脊驚驚恣口所言迎知喜怒默測
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
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
銜寃孽眦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竒偏眩耀
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唵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
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
臣心使甘老醜鬻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
悠久旁羅萬金不鬻鬻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瞻
頰蹙喙唾曾歐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
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

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訥
古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
妍突梯卷鬢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
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
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襲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
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
汝唯知恥諂貌淫詞靈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
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汗卑
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
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

誰傷

憎王孫文第四十四

晁氏曰憎王孫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離騷以鬼龍
禽屬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譏彼而宗元放之焉

湘水之激激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
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後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
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跟叫囂兮衝
目宣齧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鬪善類兮譁駭披
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噉果腹兮驕傲驩欣嘉
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
更怒喧居民獸苦兮號管阜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
靈兮胡獨不聞後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

是傲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遂兮君子
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旣兆其
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楚辭後語卷第五

楚辭後語卷第六

幽懷賦第四十五

晁氏曰幽懷賦者唐山南節度使李翱之所作也翱從韓愈為文章見推當時性曠直議論不能下人仕不得志鬱鬱無所發面斥宰相李德裕坐此不報故翱自命云其友有相數者賦幽懷以答之昔歐陽文忠公嘗云翱持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耳最後讀幽懷賦云眾器器而雜如芳歲歎老以嗟甲視余心之不謂兮慮行道之猶非乃始太息至薄覽愈不及翱賦以謂不遇嗟取天下而後出世子際不能以天下取何此為憂公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數老嗟甲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其重若昆故附見於此

衆囂囂而雜處兮感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
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
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幾超羣情以獨去兮指
聖域惟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盍服輕而駕肥望若
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
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
之未展兮非悼己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
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
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
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
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
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
兮有烈祖之前規剗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
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

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
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書山石辭第四十六

書山石辭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之所作
也公遊舒州山谷書此詞於澗石蓋非李楚言
者而亦非今人之語也是以談者尚之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原而不得竟悵
望以空歸

寄蔡氏女第四十七

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章郎行
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

神宗致位宰相卅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
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財利丘葦爲先務引
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
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
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公又以女妻蔡卞此其
所予之詞也然其言平淡簡遠愴然有出塵之
趣視其平生行事心術略無豪髮肖似此夫子
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也歟晶氏錄其少作兩
賦而獨遺此蓋不可曉故今特收采而并著其
本末亦使讀者無疑於宜陵絕命之章云

建業東郭望城西垞千嶂承宇百泉遶甃青造遙兮

纒屬綠宛死兮橫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炒晝蘭馥
兮衆植竹娟兮常茂柳蕩綿兮令姿松偃蹇兮獻秀
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斑兮伏獸
感時物兮念汝遲汝歸兮攜幼

我嘗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苦蓋綠陰陰兮
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女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
白雲臨清流而長歎

服胡麻賦第四十八

服胡麻賦者翰林學士眉山蘇公軾之所作也
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
曾公鞏與公三人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當

世然皆傑然自爲一代之文於楚人之賦有未
數數然者獨公自蜀而東道出屈原祠下嘗爲
之賦以詆揚雄而申原志然亦不專用楚語其
輯之亂乃曰君子之道不必全兮全身遠害亦
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
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是爲有發於原之
心而其詞氣亦若有冥會者它詞則唯此賦爲
近於橘頌故錄其篇云

我愛羽人頽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
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
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

父乃臧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
乃淪乃烝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
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
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
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
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
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
所傳而已耶

毀壁第四十九

毀壁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庭堅以能
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以其有意於奇
也秦其故論者以爲不詩若也獨此篇爲其女
第而作蓋歸而失愛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
火故其詞極悲哀而不暇於爲作乃爲賢於他

語云

毀壁兮隕珠執手者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
之患兮固常以好爲禍羞桃刻兮飯汝有席兮不嬾
汝坐歸來兮道遙采芝英兮禦饑淑善兮清明陽春
兮玉冰畸於世兮天脫其纓愛賢人兮生冥冥棄汝
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其雛嬰衆雛
羽翼兮故巢傾歸來兮道遙西江浪波何時平山岑
岑兮猿鶴同杜濕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爲晝兮風

爾爲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寥無朋兮去道如
咫尺幽坎兮可謝歸來兮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章

賦有

秋風三疊第五十

秋風三疊者原武邢居實之所作也居實怨子
自少有逸才大爲蘇黃諸公所稱許而不幸蚤
死其爲此時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
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令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
輩名好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
豈可量哉

秋風夕起兮白露爲霜早木憔悴兮竊獨悲此叢芳

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美一人

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無車兮涉水無

航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浙浙兮雲冥冥鷓鴣臬書號兮蟋蟀夜鳴歲月徂

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轉及

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爲情長歌激烈兮

涕泣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悵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山逶迤兮溪谷寂寥登高望

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空原無人兮四

顧蕭條猿狖與伍兮麋鹿爲曹浮雲千里兮歸路遠

遙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鞠歌第五十一

鞠歌者橫渠張夫子之所作也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得其傳至是蓋千有五百年矣夫子蚤從范文正公受中庸之書中歲出入於老佛諸家之說左右采獲十有餘年既自以爲得之矣晚見二程夫子於京師聞其論說而有警焉於是盡棄異學醇如也嘗見

神宗顧問治道之要即以漸復三代爲對退與宰相議不合因謝病歸著訂頑正蒙等書數萬言間闕古樂府詞病其語卑乃更作此以自見并以寄二程云

鞠歌胡然兮覲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不寐兮日孜孜焉繼余乎厥脩并行惻兮王收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見志兮庶感通乎來古塞昔爲之純英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蹙弗前千五百年兮寥哉闊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嗟審已茲

擬招第五十二

擬招者京兆藍田呂大臨之所作也大臨受學程張之門其爲此詞蓋以寓夫求放心復常性之微意非特爲詞賦之流也故附張子之言以爲是書之卒章使游藝者知有所歸宿焉

上帝若曰哀我人斯汝真道之微肖天之儀神明精粹

降爾德兮予無汝欺視聽氣息皆有則兮予何敢私
顛弱喪以流徙返故居兮謬迷園豚放馳散無適歸
蟻慕羊羶聚附弗離予哀若時魂莫予追乃命巫陽
爲予招之陽拜稽首敢不祗承上帝之耿命退而招
之以辭辭曰魂乎來歸魂無東大明朝生兮啓臺蒙
萬物搖蕩兮隱以風遷流正性兮失厥中魂兮來歸
魂無南離明獨照兮萬物瞻文章煥發兮不可緘夸
淫侈大兮志弗厭魂兮來歸魂無西日入昧谷兮草
木萎實落材成兮雖有時志意彫謝兮與物衰魂兮
來歸魂母比幽都閻黠兮深蔽塞歸根獨有兮專靜
默有心獨藏兮吝爲德魂乎來歸魂無上清陽朝徹
兮文惚恍絕類離羣兮入無象杳然高舉兮極驕亢
魂兮來歸魂母下素位安行兮以時舍沉濁下流兮
甘土苴固哉成形兮不知化魂兮來歸反故居盍歸
休兮復吾初範博厚以爲宮兮戴高明以爲廬植大
中以爲常產兮蘊至和以爲厨動震雷以鼓昕兮守
良山以止隅秉離明以爲燭兮御巽風以行車守吾
坎以禦侮兮開吾允以進趨資糧械器惟所用兮何
物之不儲四方上下惟所之兮何適而非塗雖備物
以致用兮廓吾府而常虛縱奔驚以終日兮燕吾居
而晏如惟冥惟寂疑有疑無其尊無對其大無餘曷
自苦兮一方拘魂兮來歸反故居

